H. H. MU CHINESE LIBRARY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五

齊郡馮琦用韞著

策

問任讓 丙戌會程

問詔令 戊子湖廣程

問諫法 同

問名實 同

問吏治 同

問書稱禹作司空讓於稷契皐陶而孟子謂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夫舜之初載天下不無事矣禹何以不遽任而讓尹之登用豈其無可讓者而獨以身任之何歟清原之命讓於羣卿綿上之蒐羣卿皆讓讓太尉而舉所不如者三人讓開府而舉所不如者亦三人此皆古所稱讓官者也顧其所讓者豈盡出數君子上而斤斤稱其長以下之斯不亦近名而遠於情歟先零之役則謂無如老臣淮蔡之役則請躬自督戰澶淵之役力主親征汴京之役獨紬和議此皆

古所稱任事者也當其時盈庭之議豈盡非是而確然執其初説雖事幸而集不幾於自用而拂衆論者歟夫任則可以無讓讓則可以無任任與讓不其兩妨歟古人則必有所重矣而後之君子移其任於官移其讓於事是以人鮮姱節事無成功今欲矯世厲俗俾讓不近名任不近利以應幾古君子體國之誼其何道而可

吾觀盛世君臣僚友之際何其相得驩而相信篤也其君與大臣合而無二三也其大臣與百執事合而無爾我也其大臣百執事與天下國家合而無顧慮

也爵祿名位縣於朝廷以朝廷之官官朝廷之才何
必在人亦何必在已進退出處闗諸天下以天下之
心處天下之事何必於任亦何必於讓此藎臣之上
忠貞士之茂軌而伯禹伊尹所以爲萬世立極也夫
舜之命禹則讓矣稷契之儔當無出禹上者而禹何
以讓惟時洪荒始闢天下多故譬之治室然羣工未
鳩羣材未具而曰一身任之者無是理也尹之相湯
則任矣仲虺之倫豈其無可讓者而尹何以不讓惟
時曷喪與嗟民朝夕急譬之拯溺然褰裳濡足惟力
是視而曰待人焉無是理也故禹之讓也其所以任

也尹之任也無害其爲讓也蓋任與讓未嘗出於二也世降而下而此兩端者始分矣原季之爲卿也讓於狐偃讓於先且居士匄韓起之將也請從伯游辭以趙武陳蕃讓太尉則曰不愆不忘不如胡廣七政五典不如王暢文武兼資不如李膺羊祜讓開府則曰秉節高亮不及李喜潔身寡欲不及魯芝莅政弘簡不及李胤書稱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則諸公近之而偃之三德軫之三賞皆民譽也衰其最優乎以廣恭色媚詞取容於世而蕃固恍而舉之何也讓則讓矣而所舉亦大不任矣平羌之役趙充國請自將而

先零服伐蔡之師裴度請自督戰而元濟擒[illegible]之冦冦準獨主親征承制專決而中國之氣伸汴京之圍李綱獨絀和議一意用兵而南渡之社稷存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則諸公有焉而不貪小利當爲後法忠臣之慮斯閎遠矣充國其最懿乎準誠有社稷功乃顧震而矜之以貌同列任則任矣而自處亦大不讓矣葢古之讓與任出於一而後世修士主讓材士主任立功之士主任立名之士主讓於是讓與任始岐而爲二雖然彼固未嘗飾其不讓者爲讓而持其不任者以任也有所辭無所取之謂讓若夫競

於心讓於色恬於勢銳於名則是以不讓者爲讓而君子不謂讓矣有所負無所挽之謂任若夫喜於有事疎於料事果於生事昧於成事則是以不任者任之而君子不謂任矣君子之所謂讓者有四所謂任者亦有四有度德不如而讓者有度才不如而讓者有處則同心出則共濟欲以相援而讓者有進則不足退則有餘善用其短而讓者故辭亐旌之招遜上卿之禮則讓班也惟君之訓惟二三子之力則讓功也治內不如種治外不如蠡則讓事也寧與人以分過不代帥以受名則讓名也四者乃真讓已有度其

理當爲而任之者有度其才可以爲而任之者有度其時其勢可爲而任之者有其時其勢已無可爲猶且不避而任之者故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則無問難易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無問勞逸也恩欲歸已怨將誰歸則無問恩怨也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則無問險夷也四者乃眞任已世之治也其君子自以爲不足其敝也自以爲有餘世之治也其君子以天下事爲事其敝也以一身事爲事以天下爲事則任以一身爲事則不任自以爲不足則讓而自以爲有餘則爭爭之始猶曰爭事也爭事不已則併功伐而爭

之爭功不已則併權勢而爭之爭之而得也則據其吭背而奪之爭而不得也則設爲坑穽以排之始於爭事卒於爭利固勢之必至者也不任之始猶曰畏事也畏始事之難而託爲高曠以避之畏後事之難則假示不專以諉之成與敗未分而恐其屬已也則唱爲異同以阻之成與敗已分而惡其形已也則持其短長以中之始於畏事終於妬能亦勢之必至者也而又有巧於此者則以古人任事之心移之於官以古人讓官之心移之於事將爲名高則讓之將爲厚利則任之陰爲厚利顯爲名高則陰以任而陽讓

之始爲名高終爲厚利則始以讓而終任之利大害
小則就之利小害大則去之無利無害則漫爲之以
塞觀望而曰我無所冀也有利有害則少嘗之以卜
可否而曰我無所避也簿書筐篋則曰何足與治吾
任其大者而當艱危震撼之衝則蓄縮不敢進也辭
受取與則曰何足傷廉吾讓其大者而處去就進退
之界則內戰不能斷也嗟乎三代而下士習何其紛
紛耶則豈非君臣僚友之間物我町畦欣厭意氣有
不能相忘而相信者此任與讓兩無當而兩無佐於
國家之急歟茲執事慨然欲矯世勵俗風天下以

純臣體國之誼愚以爲純臣之誼辨其爲國與否而已一身之中手持足行無所不役使而不言任焉一家之中兄友弟恭無所不揖遜而不言讓焉此無他一體故也今　朝廷之臣孰非一體何人何我何任何讓乃上下人我之間不勝彼此形骸之隔而沾沾談任讓之名跡意者其非純臣之誼乎純臣者其視天下國家猶一身也其視君臣僚友猶一家也故集衆思廣忠益所以讓也即獨知獨慮紬衆議無所用我處其勞人處其逸亦何必非讓也決大謀定大議所以任也即弗躬弗親而舉賢者以自代我啟其端

人竟其事亦何必非任也協恭和衷師師濟濟所以讓也而此韋彼弦彼可此否如五味不同而和八音不同而諧則雖無讓之名可也鞠躬盡瘁埤益鞅掌所以任也而老臣持重坐鎮雅俗操無事之智貴不可見之功則雖無任之名亦可也故所貴乎大臣者惟其心之純然爲國而已其心果純任可也讓可也即不必於任不必於讓亦無不可者彼其君臣僚友之間合也苟無是心則讓爲近名任爲近利雖取古人之已事而一一踐之僞乃滋長矣彼其君臣僚友之間離也故上下人已合而無間者任與讓所由出

於一也有間矣而其離也不勝其合任與讓所由出於二也間有合焉而不勝其離不任不讓所以岐而二也離而無復合矣而外示以合之跡轉移於任讓之間假近似者以濟其私不任不讓之極所以併而一也故夫離合之端醇僞之首千載上下可覆說也故愚以執事之問而深有感於古今君臣僚友之際也

問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葢其重也而說者稱帝王之世口不煩言而治令行禁止見謂伯者之餘謀王政弗急也然歟否歟三

代而下惟漢近古有詔書下山東而父老扶杖
願覩德化之成者有璽書下西河而遠人驚以
爲天子見萬里外者操何術而致是也彼其主
勢最尊國勢最强誠以令在必行而已廢格法
至重而其臣乃數封還詔書何以得不罪也甲
子詔書盡蠲除之此不亦反汗歟又何以使令
必行也自帝王之世已不能無升降而或以爲
漢之詔令幾於典誥則又何舛也夫以神武定
天下無如我 太祖高皇帝而文治之盛無如
宣宗章皇帝時洋洋 聖謨載在 寶訓者

惟修令布令爲兢兢其大指可得而具陳歟我
皇上神明愷悌紹庥　聖緒夙夜憂勞天下
蠲租賜賑及諸所興建　鑾輦　詔書下天下
皆訢訢焉以爲帝王不足侔尚何論漢然而
德意不盡宣法令不盡行其原安在議數陳令
數下則幾玩而頓矣欲重　詔令何道而可諸
士其昌言之

唯人主制令於天下而後人主重唯天下一禀於人
主之令而後人主之令重故布令陳詞吹噓鼓舞以
震耀遐邇者盛王之要機也奉憲貞度設誠必行以

仰副德音者蓋臣之極忠也蓋上德不令其次能令
其次煩令其次急令其次不能令至於不能令末矣
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令不良重矣哉
不觀之風乎風之發於青蘋之末也宵宵曇曇耳及
其披拂四海播揚萬有也鬱者暢結者解困者起其
震撼擊撞亦足殺萬物而不厲蓋物莫不禀令於風
令也者君之所以風也日月遞代雨露霜雪遞降而
不能一日無風世有升降道有醇駁而不能一日無
令世儒闇於大較以爲帝王不煩言而治惟伯者令
行禁止耳則何遽責人以無爲之理乎夫令必行禁

必止誠不足盡治然亦有令不行禁不止而可以治者乎司馬法曰有虞氏大戒於國以是知未嘗廢令也商周之誓不從有佚罰不廸有顯戮以是知未嘗廢法也夫治不能廢令令不能廢法則從古以然矣三代而下惟兩漢最稱近古詔書下山東疲癃策杖願見德化之成者孝文也而奉詔不勤勸民不明則責有司之奉行者急焉璽書下西河遠人咸驚以為天子見萬里外者光武也而千條萬端臨事勃亂則責將吏之奉行者嚴焉是故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無留令也誤宣詔所

察過詔議詔不如詔各以輕重被法無壅令也有不
便則大臣請之如丞相嘉司徒意封還詔書是也既
下則無敢阻撓也有不當則天子改之如甲子詔書
皆蠲除之是也未革則無敢不承用也彼其意氣譎
而不虛視聽一而不二規摹濶而不褊旨嚮簡而不
亂主勢最尊國勢最强固非唐宋所敢望文中子曰
漢之制志與冊幾於典誥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
也豈不諒哉夫漢事其區區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
英謀神斷手闢一代其諭羣臣有曰凡政事施設必
欲有利天下可貽後世一令之善四海之福一令不

善亡窮之禍則所以修令者何審也　宣宗章皇帝深仁厚澤身致太平其諭侍臣有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詔令必求可行可久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耳則所以布令者何慎也　皇上踐帝王之英蹤法　祖宗之庥烈　詔書屢下方内皆訢訢焉愚生即託在草莽誠不敢自處漢市掾下竊以爲　皇上天下聖主也蠲租賜賑議獄緩死海内有不安其所者爲之惻怛於懷　皇上於德令可謂渥矣政不二門威不錯貸操太阿而制海内之命　皇上於政令可謂斷矣萬方輻輳歸命　天子壇袞之長稟正朔

受纓縻而稱外臣　皇上於威令可謂行矣椒房之
戚尚主之貴一挂論議立見切責崇山幽都何可倘
也　皇上於法令可謂無赦矣然有憂勞天下之心
而德意不盡究有獨御區寓之柄而憲令不盡行威
伸於遐遠而玩愒於輦轂法行於貴近而抗敝於姦
巧上布令以名而未嘗課令以實下不敢謾令以文
而敢謾令以意蓋其弊有四請遂正言而無罪可乎
國家急於用言切於求理朝進一言覆而行之暮
上一議覆而行之可否異論則隨可否而應之彼此
互執則合彼此而存之如此則上下相徇上下相徇

令必不行矣我言之而以必行責人則以爲便人言之而以必行責我則以爲不便緣人之說而加詳則以爲有便無不便矯人之說以求勝則又以不便掩其便如此則前後相反前後相反令必不行矣留令者罪壅令者罪今自　朝廷下令至於有司幾何時矣未布於畿輔都邑已緩矣彼見都邑之緩則復何急焉未布於他郡國畿輔已緩矣彼見畿輔之緩則復何急焉一令行甲以視乙乙且復然一事敗乙以諉甲甲且復然如此則遠近相仗遠近相仗令必不行矣言官申飭矣不逾旬而如故　詔旨詰責矣不

逾期而如故問之在內曰郵而置之四方矣問之在外曰牘而徧於羣吏矣問之有司有司未有效問之百姓百姓不知也如此則虛實相冒虛實相冒令必不行矣此四者令之所由不行者也然令之不行非獨下不行也木之曲者不於其影也又非不行之日而後不行也弓之折者不於其盡也故其端在上其制在始聖王之治天下莫如重令莫如審令議欲廣斷欲獨擇欲虛行欲果議之始必以問主者度人情揆事理議不審則主者得而駁正之議既定吾即以責主者綜名實覈功過行不力則　朝廷隨而賞罰

之勿下不可給之令勿操不可繼之政上先見成事
而下執符以合焉勿浸淫於繩之外勿屑越於法之
内下先具成言而上操券以責焉言之而便行之而
始見不便也去不便別議其便者無嫌反汗焉行之
不便而其中猶有便也存其便稍更不便者無盡改
孩焉大要令之行也必先慮事之所終令之不行必
先究弊之所始　詔蠲租稅矣而親隴畝覩旱蝗者
爲奉令剥民鏹以潤私囊者爲廢格　詔賑貸矣而
發倉庾惠窮民者爲奉令餘粱肉以不恤其所者爲
廢格　詔恤刑矣而疑從訊重從輕者爲奉令益情

跂罪以殘無辜者爲廢格　詔減織造矣而規濯濯
抑芳靡者爲奉令侵女紅以自繭絲者爲廢格　詔
警邊防矣而嚴斥堠固疆圉與士卒同甘苦者爲奉
令朘軍需弛武備及效首虜不實者爲廢格定服制
禁奢侈貴臣無敢侵令無論庶姓矣重舉劾慎題覆
重臣無敢侵令無論庶僚矣停大農之取伸大府之
憲裁九御之恩數省　大内之供奉　天子不自侵
令無論臣下矣　主臣無二心宮府無二體貴賤無
二法遠近無二令此　高皇帝所以造區夏　章皇
帝所以致上理也彼漢事者何足爲一日之間而覆

說於前哉蓋自古稱奉法强則國强奉法弱則國弱
而先臣崔銑之言曰我　朝之勢有漢之全盛無其
强無宋之苟安有其弱夫漢令無不行也而法未必
平今也法則平矣而令未必行以今之法行漢之令
倣强國之意修平世之政化何以不若有虞政何以
不若商周執事所以惓惓漢事者意者其在斯乎若
曰德之化人捷於令民之從好甚於令則固有立於
未令之先者在安所事漢矣

問言路通塞關世道治忽尚矣古之帝王有獻
書獻典誦諫傳語然未有言路之名也至漢而

求直言之詔無歲不下至宋而開言路之章無
歲不上其於求諫進諫亦良勤已而治不逮古
何歟漢之士氣始乎隨卒乎激宋之言路始乎
開卒乎塞夫隨何以入於激開何以入於塞儻
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者歟我 太祖高皇
帝 成祖文皇帝所以弘奬言路者至深切矣
二百年來一通一塞可覆詭也而王文恪乃謂
其通也乃其所以塞也何歟所以通所以塞之
機果安在歟 皇上循止輦之風開轉圜之聽
羣臣爭上書論列天下事然深識之士猶不能

不喜其開而虞其漸則人臣獻納之體安可無講歟古稱諫有五而孔子與諷夫孔子何以不與直歟蘇洵曰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爾而又有謂須純意於國事有謂理勝而以至誠將之此兩言者與蘇子相反而或以術或以誠得失必有能辨之者諸士其明著於篇以爲諫法

天下身也言路脉理也脉理通則陰陽暢而身安言路通則幽垢宣而天下治言路通塞之機在上者十七在下者十三無論在下者即其誠不足格君父而

使至於塞則亦臣子之過也以隨而塞者十七以激而塞者十三無論隨者即其志本欲引當否而第至於激則亦臣子之過也故專祿以周旋非人臣也翹君過以自爲名非人臣也依阿唯諾人臣之利而非國之福也激昂奮迅人臣之害而亦非國之福也夫以人臣之利與害爲國家慮此必不得之數也惟夫以國家之心爲國家慮則蔑不濟矣夫言路之名何昉乎虞夏殷周之盛也杯盂戶牖皆諫詞也工瞽士庶皆諫職也聽臚言於市辨祅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此豈有所謂言路之名哉官之有言路

也言路之有通塞也其在中世乎求直言之詔漢蓋無歲不下矣開言路之疏宋蓋無日不上矣夫朝廷有直言而下詔求之耶忠諫之路坦然大開而上章以請耶旋復開之旋復塞之以直求之旋復以直棄之故治與亂相尋也蓋反復漢宋之事而咨咨嘆焉西漢之俗尚事功而薄名檢故世祖重節義以風之重節義不能不獎名高獎名高不能不立臧否立臧否不能不競標譽名以君宗比諸元凱稱爲顧厨俊及而黨錮之禍起漢亦且敝矣宋之立國依忠厚而務優容故天下多議論以應之多議論不能無同異

有同異不能無欣厭有欣厭不能無勝負乃始置遞
事之卒立黨人之籍重遠州安置之法而忠讜之路
絕宋亦且斂矣故天下之事至於靡焉而斂至於矯
焉而過至於極焉而返隨之極也常激激亦且然開
之極也嘗塞塞亦且然微獨漢宋卽千古同揆矣我
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
善所賴左右盡忠補過耳無論當時拾遺禁闈之臣
卽如張工部致中許大使士哲倪舍人基皆得叩閽
闥而盡所欲吐故羣策畢舉而大統始肇也我　成
祖文皇帝諭解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

若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何患不治當時如
陳鎮撫恭議侍衛姚知縣弘言議論納王政以編氓
建言擢諫官文雅舉建文事被重劾而不聞故忠讜
畢進而大業再造也蓋創業之主習於事而揆策之
臣孰於計以不失本末之計入不惑一二之聽故其
機相入而言路之開也易守成之主襲安於已然深
計之臣圖患於未至當太平無事之時而陳憂危不
必然之說故其機不相入而言路之開也難以不相
入之言重以相隔之勢不能不稍有摧折天下見以
爲無益於事徒令朝廷有罷直臣名乃始擇地而蹈

捍口而發其究至於以言爲戒而士氣約結不得伸夫使士氣約結不得伸則其勢不可久也故塞者開之機也明主固未嘗畢世而怒直臣必且復召或尊用過其故官天下旣曉然知上意所向又當蓄積之久驟而發舒乃始扼腕談折檻之事瞋目語踐繩之節其究至於以氣相激而人主積漸不能平夫使人主積漸不能平則其勢不可久也故開者塞之機也

我　國家至　仁宣稱盛際已延見廷臣嘉納讜直間以戇罪尋復其官洊至崇膴言事者爭爲激切至正統中巨姦憑社紲言者無所用一鳴輒斥或繫獄

或杖於　闕下而言路始噤塞矣　孝廟時數詔百官言政事闕失給事中御史上殿則大臣重足立言事者爭爲激切至正德中大璫煬竈首治言官上封事輙不省省輙得罪至論死論鬼薪城旦而言路又噤塞矣二百年來一通一塞可指數也葢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　皇上廣合宮之聽納嘖室之議信必然之畫開亡諱之路而羣臣亦且披肝膽抒情愫畢議竭知切摩左右章交公車言滿朝聽豈不稱千載一時哉執事喜其開而猶虞其漸者何也得無以比者一二憂盛危明之談猶有

見詰責而至斥逐者耶伏蒲徙薪之論猶有久始得報或遂不報者耶意者諸臣論說雖詳而誠意不足感格耶無亦以堂陛既隔而於羣臣未必信耶夫人臣畫一策便一事其利小而使人主有不信羣臣之漸其害大人主有所攖拂而逐諫臣其事顯而留中不報決使人索之茫昧不可知之地其患深人主惟不信羣臣勢不能他無所信而所信者且內乘信外乘疑操釜鬵而闗天下之口此王文恪所謂其通也乃其所以塞者也夫誠不足感格而使人主有不信羣臣之漸此在臣子宜自引以爲過則奈何不講於

獻納之體哉蓋古稱諫有五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所謂諷者何也眞誠婉篤不欲彰君過者也以眞誠婉篤不欲彰君過之意而諫則諷也直在其中矣孔子之與諷蓋與直也而蘇子曰諷與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嗟乎君臣之間顧可術也乎哉世固有以蘇秦張儀之術而成其爲比干龍逢之心者乎蘇子以爲宜機智勇辨如古遊說之士而吾以爲宜眞誠婉篤如古純德不二心之臣純德不二心之臣善諷與直之用而融激與隨之跡者也故意欲其至而不必靡於辭靡於辭則誠意或幾而掩也理欲

其勝而不必亢於氣亢於氣則事機或幾而僨也人主內有所詘以伸其法則無過以急操之以急操之恐其遂無所詘也人主陰有所避而憚於議無過以說暴之以說暴之恐其遂無所憚也軍國要機雖三請十論不爲煩習談習聞而不必可行者則無煩累牘也恐其厭而不省也宗社大計雖排闥伏閤不爲戇獨知獨見而不必僉同者則無煩合詞也恐其不入而莫之繼也勢有緩急無務說之行也而迫其詞以爲急吾以爲急而上且意其爲緩疑於其緩則併其急者不信也事有大小無務說之行也而張其事

以爲大吾以爲大而上且意其爲小疑於其小則併其大者不信也蓋事中主則第恐其不聽而事明主則聽於此又恐其疑於彼也責中臣第恐其不言而責賢者則不欲隨又不欲激也葉公之使齊也問諸孔子孔子曰傳其信詞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於其出使而在本朝可知也傳咸之拜左司也謂以直致禍當由亢厲爲聲安有悾悾忠蓋而見疾者於其當官而其諫主可知也子之諫父不於衆中而於私室屏處於子事父而事君可知也明王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於君父所以納諫而臣子所以進諫又

可知也王沂公謂須純意於國事韓魏公謂諫主理
勝而以至誠將之兩公之所謂誠卽孔子與諷之旨
也知孔子與諷之旨則知所以用直矣葢孟子稱人
不足適政不足閒夫朝廷事孰大於用人行政而勿
適勿閒也君臣之間諷諭未形籌畫至密幸見聽納
十不得五焉況於操咫尺之牘而逆已行之令救已
然之過縱其聽也其與幾何唐太宗將獵畏魏徵而
止玄宗遊宴小過輒問韓休知否此兩人所謂大臣
格君之非者耶卽無諫之名可矣

問孔子辨聞達而耻沒世名不稱其旨則異矣

然名一而已後則有曰名教曰名節曰名法曰名理何其稱名之繁歟夫名非古人所急也而古人固有以名集事者如拾遺禁闥而強藩寢逆謀晚拜平章而京兆毁大第爲侍中而契丹書輒署名入門下省而北邊戒無生事此四君子者非身詣而口諭之也豈不以名歟晉殷浩唐房琯亦皆自居伯王之佐其聲名何必出四君子下而竟以敗則以名取士者安所憑歟夫聖無名善無近名立名者行之極也而後之君子何名之易歟古人鄉舉里選其稱士不過曰

有鄉曲之譽然皆實中其聲而適於用後乃決之以天下士論猶或終始不酬眞僞相冒何古人成名之難而致用之易後人成名之易而致用之難歟彼戒天下勿取名士者誠有激爾而或又謂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然則名者固爲善之路歟夫論士必曰砥礪名行論治必曰綜覈名實此兩者君子之所務白也故與諸士詳辨之

夫名者實之賔也可以徵實亦或以敗實實者名之主也可以成名亦或以名成謂名盡可信乎則人不

兢其實而兢其名不可覈也謂名盡不可信乎則人闇於名亦闇於實不可辨也孔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疾其不名也疾其無所以成名也是故射則名射御則名御有一物則有一物之名名者所以命物者也無名者聖人不可知之事也無近名者自修者也立名者行之極也有名者有為者也以之持世曰名教以之闡道曰名理修士樹之曰名節弼士操之曰名法總之名與實相為用而不相離也名者古人之所有而不專任也楚以子玉重輕魯以季友治亂隨會用而晉盜奔段干存而秦兵息此皆望在本

朝名施敵國譽豈虛立士豈虛附也彼所以致是者蓋有本矣當漢武時才臣盈廷汲黯位不過九卿至淮南之謀謂守節死義不可說而下者惟黯也即丞相弘亡敢膺行矣楊綰拜平章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而一時宿將大吏省騶從撤大第郭汾陽且爲歛衽矣韓魏公之爲侍中也契丹使來必問安否彼不署名於天子之使而署名於一侍中曰爲侍中在此故也司馬光之赴闕也民遮道留不得去願公遂相天子既相而契丹戒無生事彼不戒於大將之三軍而戒於一門下省曰中國相司馬矣此四公者討

不下席身不出境而誠立於此望形於彼彼以實致名以名收實其所以至是者詎一日之積也而耳視者遂謂四公以名重耳夫名猶火也火之用近而火之光遠然火盡而光無所傳實所被者近名所加者遠然實亡而名無所著以存昔者殷浩之於晉也房琯之於唐也皆自居伯王之佐而天下亦伺其出處爲時隆替引領望其登用及其用也無毫釐益於人國徒以虛聲爲天下禍始蓋天下乃始嘆盛名之難副矣夫賢者有名僞者亦有名人主得賢人則以治得僞人則以亂天下賢人少僞人多則以名治天下

者常少以名亂天下者常多而以名取天下士者常失不常得也蓋古人貴不見不聞之功如詩人所稱干城腹心顯相髦士之倫皆不著其名不鳴不躍亦復何限而後之君子何名之易也古之成名難也無以名爲者也今之成名易也有以名爲者也無以名爲者積土成山積水成淵實先立而名隨之故致用易也有以名爲者猝而成猝而毀無故以合無故以離名先立而敗隨之故致用難也古者士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其得名也亦自家而鄉而國漸漬以往未有無階驟得名於邦

國間者也其仕也積日之成而爲要積月之要而爲會積歲之會而奏功其得名也亦自庶人而士而大夫漸漬以徃未有無階驟得名於公卿間者也彼四君子者之以名重也其出之有本而得之亦有漸矣長孺面折廷諍九卿嚴憚出其下公權沉靜寡欲凝塵满席而人無敢干以私稚圭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天下晏如也君實居處有法度誠心不妄語卽田夫野老亦交口誦述之矣此皆踐規蹈矩含淳樹朴不離跬步不失尺寸束髮登朝迄於没齒而後有譽於天下葢名若斯之難也而後之君子不根本實不

緣積累以善合虛譽爲能以纍得大名爲禍豈能名
揭鐘鼓而求亡子且奚以此爲哉蓋天下趣名久矣
列而言之其流有五刻意自飾詭故不情離蹤以爲
賢跂訾以爲智棄千金而不顧爭壺餐而動色平津
侯之布被郎中令之敝衣是曰矯名其流一也智如
輻輳辨如飛屑危冠而稱道術抵掌以論功名程其
職業泯如風影類趙括之談兵等馬謖之過實是曰
談名其流二也廣求以合衆勤遠以自旌游大人以
成名指青雲而自附長鳴驥坂比價蒲葵睎李郭之
仙舟置鄭莊之驛騎是曰交名其流三也專私而託

公行汙而寄治徼好爵而靡至藉令名以自通及魚兎之旣收類蘧廬之託宿毋將挫廉於薊州孫寶亂法於杜稺是曰借名其流四也司馬安之善宦直塞俟之微巧欲而如讓躁而如靜時有擊斷亦時有縱舍時有圓通亦時有同異避名以爲高而亦終於收名辭榮以爲名而亦終於獲實是曰巧名其流五也故實者有名僞者亦有名實之名一僞之名五五者之變又復不可勝窮然則孰從而辨之以今之名則固不得士之情矣以今之所以名士者則又不得士之名矣世議之愛也憎也愛而佯憎憎而佯愛也愛

而譽也憎而毀也一譽而羣和一毀而衆誹也士固不能無飾行而傳者又不能無飾言聞者既已信耳而傳者又未必信目眞僞相冐是非易位然則孰從而辨之葢古者官材於國取士於鄉政成於上論定於下至賤莫若輿人而曰輿人誦之至愚莫若庶人而曰庶人不議至拘曲莫如鄉人而曰鄉人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吾非以輿人庶人鄉人能加於士論然而此三人者近也吾非以此三人者無愛憎毀譽而其爲愛憎毀譽淺也今有人於此日相與也貌相習也雖工爲矯飾而人習其本末則色沮而退也雖

敢爲夸誕而人悉其底裏則赧赧不能出也今有人於此日相與也貌相習也雖其所親暱而習見其疵纇心終不謂善也雖其所疎遠而習見其修潔心不謂不善也夫其外所不能飾者眞聞見也內所不能昧者眞好惡也眞好眞惡而口不能無道者眞是非也出於眞是非者眞名也故處而不愧友朋不愧妻子寢不愧衾行不愧影若此者士之實行也仕而不愧編氓不愧左右上不愧主下不愧心若此者士之實效也有譽於遠不若無愧於近與其使人譽則不若使人信也夫四君子信之者也如浩如琯則譽之

者也使人譽之而未必信則未有不敗者也琯之敗也怏怏不朝請而浩咄咄書空讀曹顏遠詩至涕從橫不能止然後二子之真態始露矣借衣者被借車者馳至於輪摧襟裂盡還之主人而後詫曰惜矣惜矣彼不謂其始不宜得而徒悲其後之失也豈不悖哉雖然名亦未可盡去也魏詔勿取名士也名如畫餅不可啖也名卽不足得士亦何至因名遂折天下士耶夫砥礪名行者不以行廢名綜覈名實者不以實廢名以天下熈熈攘攘無名高以分其所嚮而獨使利受其必趨之勢其爲害甚於好名故名非爲善

之路也而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范公盖有激乎其言哉故取士者勿迎而許之亦勿逆而拒之士勿有心狥之亦勿有心避之皇甫規之附名也韓伯休之逃名也杜預之好異代名也張季鷹不願有千秋名也此其心皆不能忘名而或以趨或以避趨與避則有間矣其心爲名所動則一也夫士顧實至與否耳名誠不足狥亦復安足避哉

問周以六計弊羣吏漢以六條察郡國此於法亦簡矣遂足以盡天下事無所遺歟六條所檢大都二千石事也何以不及令而所稱良二千

石者務安全長吏責大指而已則何嚴於守而寬於令歟且太守刺史重等耳有請罷刺史署州牧者有議罷太守任刺史者有改太守爲刺史已復以刺史爲太守者其亦有見歟 國家張官置吏區畫周詳固已兼周官參漢法矣皇上凝精太平 詔銓憲大臣簡守令重監司至於數四頃復責撫按課上監牧郡縣治狀而吏治民安之效天下未有以稱 上意者豈於法猶有不詳於官猶有不備者歟抑亦法雖詳官雖備而所以任官用法之意猶有未盡者歟

諸士行與計吏偕矣願具陳所以興起吏治之

畧

人主欲計安天下而悉閭閻疾苦道何由哉則惟監牧守若令共此民也民也安惟監牧守若令賢民也不安惟監牧守若令否顧不重哉蓋天下有吏事有計吏之事吏治民計吏者治吏聖王治吏不治民則操之有要術矣夫考課莫善於周舉刺莫嚴於漢周考課之法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善能敬正法辨而已六計之外無奇舉焉漢舉刺之法刺史班宣周行六條問事其一强宗豪右而其五盡

檢察二千石事也六條之外無他指焉此六者非謂其足以盡天下吏事也而計吏之事則畧舉之矣事簡則易遵法簡則易從凡世之能立法者必其力能推行之者也其後也力所不能推行者則往往還而爲弊端宋嘗頒舉刺二十九條矣唐嘗定舉刺令四十九條矣以二十七最定課法矣此皆法詳於前典而治遜於往烈則治天下亦安用此苛煩爲也綜核誠密賞罰誠當即周六計漢六條足矣綜核不密賞罰不當雖繁科條至於千百猶之亡益故明主任法不如任人而其任人不如聽人自任漢之刺史獨檢

察二千石郡國煩細則二千石自治之刺史不代守爲守也其二千石務在安全長吏責大指而已簿書委瑣則令自治之二千石不代令爲令也故上下有體職事不侵不肖者不得行其姦而賢者得行其意漢之良吏所以爲最盛也漢之季也翟方進請罷刺史任州牧矣然中才自守功效陵夷則望息褰帷風寢解綬故未幾復設也夏侯玄議罷太守專任刺史矣然盡罷師帥獨任糾察則佩犢茂聞烹鮮絕響故其議不施用也唐改太守爲刺史已復以刺史爲太守矣夫不務因能授任綜修其職而徒取古人官名

紛更之所謂不策馬而策車失之彌遠矣吏治之與也爲官擇人以人任官而其後也不得其人而更其法不得其法而更其官不得其官而更其名吏議滋繁官方愈耗斯其效可睹已我　國家張官置吏區晝周詳恐吏治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恐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監牧定其流品而撫按歲舉奏之撫按上其殿最而主爵三歲黜陟之此固已兼周官參漢法矣　皇上凝精吏治嘉與海內臻蕩平之路

詔銓部簡守令重監司至於數四頃復責撫按課

上監司郡縣治狀功令如彼　隆旨如此庶幾有遵

憲崇理蠹弊剔蠹如遂如霸如膺如滂者起而稱
上意者乎而愚生竊有槩於古今之不相及也夫封
一卓茂褒一裴俠猶能使羣吏承風舉朝動色今歲
所舉刺者幾何人三歲所黜陟者幾何人而天下未
見洗心滌慮曠然大變其習者此豈法不詳官不備
歟抑亦法太詳官太備而所以任官行法之意猶有
未盡者歟畿輔之吏監司一而直指使者以數計郡
國之吏使者一而監牧大吏以數計積數歲始遷而
所閱使者監司以十數計其他郡之佐比邑之長受
使者監司指而來偵事者歲以十數計稟仰於此又

復遥制於彼則一瓢而百人輿之矣區畫於前又復更端於後則十羊而九人牧之矣不當其意指吾疑其爲官盡伺其意指吾又疑其爲人彼徼其上者厚而所以爲其下者薄矣幸而受知而又不能不虞忌幸而得譽而又不能不虞毁彼憂得失之心合而營職業之念分矣夫官則何嘗不備也以是爲備則不如其省已按事則微情隱慝靡不暴陳於攻不肖則詳矣而舉賢抑何畧也課能則累牘連篇動以數十於舉賢者則易矣而退不肖抑何難也通綸初縮輙以上考見褒塁綬平遷動以徽文見督於當官則恕

矣而去任抑何刻也孤遜無援挂於窖綱根株旣固漏於吞舟於下僚則嚴矣而大吏抑何疎也不問功能而問聲望天下乃始翹跂騖於名矣不舉循良而舉卓異天下乃始矯虔炫於奇矣舍撫按之公牘而別詢於毀譽之口則守職奉公者後而黨同養交之士進矣禁宵人之私揭而陰用爲殿最之階則摸稜苟容者免而守法任怨之吏絀矣夫法則何嘗不詳也以是爲詳則不如其簡已故陸贄謂黜陟之使宜省官之不急蠲法之撓人荀勗謂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古人之言信有旨哉今法不可盡蠲則

莫若寬文罔省議論官未可卒省則莫若明職守正體統夫制吏者必使之寬然有餘而後可以責其効彼其四體之不能展布則未及在民也救過不給則未及興治也長民而使民不測其端則難使民測其端由釁而入我則難有所操舍於法而不便於民則難有所操舍於民而不便於法則又難且漢治累功効唐法叅優劣今一言不相應目攝之矣一舉事不當折不復振矣然則陽城拙催科之政士元非百里之才此人何由而進乎故文罔宜寬也　國家成法纖悉具備人臣奉法而治無俟多言矣今一賦役也

一邑便之遂欲天下行之一丈量也一人倡之遂欲天下行之以議生事又欲以議息之以事生弊又復以事止之自古及今固有以法强擾之人而治者乎爲之而敗上又無以責之則胡不以其言責其事以其事責其功而直爲此擾擾也故議論宜省也守令拊循百姓則寧寬勿猛監司肅清百職則寧折勿缺今少年新進喜以强厲爲精神仕路久淹反以含容爲持重且上既可以定下之臧否下亦可以持上之短長下既可以參句稽之權上遂不能持激揚之體始未嘗不相伺相察終於上下相遁競爲周容耳愚

以為守令以安民為職以循理為賢以政平訟簡為功劾而鷹擊毛鷙猾賊任威者必罪之監司以檢吏為職以執法為賢以弊絕風清為功劾而奸邪起不能禁官耗亂不能治則罷之勿使假器亦勿使代庖勿使失於職之內亦勿使求於職之外以縣聽令以郡聽守以糾察聽監司以舉劾聽撫按而吏事舉矣因縣以知令因郡以知守因糾察以知監司因舉劾以知撫按而計吏事舉矣故職守宜明體統宜正也夫惟師周漢之省約祛宋唐之苛煩罷方進夏侯之浮說循陸贄荀勗之篤論以無失 祖宗命官立法

之初意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天下平而無事漢人之頌曰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夫清淨寧一宰天下猶可何論吏事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五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六

齊郡馮琦用韞著

策

問兵變　戊子湖廣程
問親臣重臣　辛卯順天程
問議論　同
問禦虜　同
問進諫　辛丑會程

問自古兵變未有如唐之季世者也說者以唐之失政始於藩鎮太重夫藩鎮誠重彼偏裨士卒何以得易置之歟宣武之亂涇原之亂河東之亂陝虢之亂一時智謀之臣方畧各異而皆以定然於天下之敗無救也　明興創治立法上下相維逾二百年而臂有使指之勢尾無不掉之虞其所爲度越前代大效可睹矣一二脫巾之變稍見嘉靖中大同其最甚者也當時經畧之得失亦可指言歟夫唐之諸臣吾不敢謂盡失策而無救於亂嘉靖中諸臣吾不敢謂盡

得策而無害於治其故何與頃者鄖陽之事至犯上至亡等也　天子第誅二三首惡曠然與更始　恩德至深厚今雖小定而尚有訛言流傳徹於　朝聽且以三年之中而變者數起紀廢維弛憂不獨在鄖矣諸士有所以制已然防未然者否

今天下一尉候家胡越將吏櫜弓臥鼓無烽燧之驚而士卒往往脫巾而呼譟於浙譟於寧武譟於粵譟於薊譟於鄖今神木孤山又見告矣夫干紀亂常命之曰變三年之間而變者數起則是以變爲常也非

所以習天下也生楚人耳目鄖事第以鄖對而借唐事爲徵說者以爲唐之敗始於藩鎮太强權太重綜其實不然當唐之季偏裨凌主帥士卒凌偏裨凡後之矯命雄行與天子爲難者皆其故扼主帥吭而奪之位者也强在士卒務在偏裨强在偏裨務在主帥由此言之吾方以爲輕何重之有凡唐之所由敗者不在有事權而在無紀綱紀綱之失自乾元始而其後遂陵夷不可振救然其深謀遠慮之士非乏之也定變正傾之畧非無可紀也故有急而定之者有緩而定之者有用甲伸威而定之者有不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㝏之亂韓充以兵

入其境藉爲惡者千餘人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故有急而定之者韓充是也田希鑒之亂逾年而李晟不問也僞出兵援涇州因與之並轡行結歡道舊供張三日伏甲而執之一軍股栗無敢動故有緩而定之者李晟是也楊弁之亂朝廷且議赦之矣馬元贄爲游說以沮師李德裕曰寧舍劉稹無舍弁也卒禽弁而殲其黨故用甲伸威而定者李德裕是也陝虢之亂李泌請無授節而領轉運使以行賓佐請屏人言事盡謝不聽刑一人械五人而反側以安故不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泌是也此四子者皆智能應

卒斷能當機芒刃斧斤謀然立解然而無救於敗者何也彼能爲一軍而不能爲天下能戢叛而不能使不叛也我　國家修內攘外綱舉維張兵將之勢易如使指上下之分順如建瓴故二百年而天下安於覆盂也嘉靖中葢嘗一再變矣五堡之變天城之變說者以爲無重誅故相繼而起而撫臣傲者謂是役也苛將階之爲禍請一切勿問諸叛卒廷議則固已藉藉非傚矣督臣源清請濟師意未盡非是顧不深惟所以綏定匡服之畧而虛張先聲頓師城下諸叛卒內憑城而外與虜市卒之智勇俱困無尺寸之功

蓋撫臣無論有罪無罪而撫之督臣無論有罪無罪而剿之當事者狃于撫狃于剿事機已移而無變計也旁觀者忽言撫忽言剿情形未睹而鮮成筭也一時經畧之跡曾不得與唐四君子並卒所以帖然定者則　肅皇帝宸斷寔式靈之　肅皇帝以尺一之詔賢於十萬之師以一使之任賢於百將之畧則朝廷威靈振而紀綱肅也夫唐之諸臣吾不敢謂失策而亡救敗者紀綱廢也嘉靖中諸臣吾不敢謂得策而不害治者紀綱存也然則鄖陽之事可得而策已夫鄖陽之事非有五堡之役棄以予虜也又非天

城之役篳楚不堪命也其人又非唐之列鎭坐餉而奉以爲驕子者也而至犯上至亡等　天子即芟夷蘊崇之亦何辭之與有　天子若曰是故吾爪牙赤子其不戢則叛也其戢則猶吾爪牙赤子也毋是剪棄而曠然與更始如天之福豈有量哉比者諸軍亦稍歛而就撫臣之約束即鄖事無慮矣執事之憂不惟鄖策諸生曰制已然救未然愚則以天下之事未有不制已然而可救未然者也夫治賊非治所發也用法非治所刑也亂行必誅非爲一卒也姦命必誅非爲一鎭也法也者用少而怵者衆施近而禁者遠

所以觀示天下也今訴撫臣罷撫臣矣辱監司罷監司矣當其亂時當事者不能無遜詞以謝也索金錢不能無予而不敢以聞也夫人情意有所激不憚以死易之利有所昏不憚以死嘗之人得其所利而除其所不便以快其意所欲逞及　朝廷索首惡然後驅一二駑下以代之死人亦何憚而不爲者且夫以兵變削籍者十人不一免也以變正法則千人而一耳下操不必罪之心而挾上以必罷之勢則安能無驕其上而上安能無嫗煦猶之也然則壞　國家之紀綱必自此始矣夫所謂紀綱者何也張弛操縱而

有條理是之謂紀綱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遲速
之於脣吻正度於胷臆而執節於掌握內得於心外
調於馬故能取道致遠而無泛逸蓋治軍亦猶是矣
夫上下非素相信也亂者與定亂者又兩相疑也處
相疑之勢急之則亂緩之亦亂彼方緩而吾急之是
趣之使亂也因其緩而遂忘乎其爲急則又養亂也
故緩急之勢不可不審也凡人之情急之則合緩之
則離離則易拔合則難解今之亂者固向之奔走服
役而稱一夫者也合之則可以干國法喪師紀而辱
天子命吏旣合而離則故一夫也使無罪者自別

於有罪而有罪者不得脅無罪以逞則一獄吏治之足矣故離合之端不可不揆也法行則知恩恩窮則傷法今卽訛言繁興衝風之末也恫疑相恐虛弓之餘也以衝風之末與虛弓之餘而曲狥之後何以訓定矣夫諸卒豈其無悔於厥心兼有虞心而冀自免也乘其悔心與虞心令而稍以法裁之以法裁之而微示以可避[illegible]既定乃稍以恩結之以恩結之而必使其不得冀也故恩威之用不可不權也夫法一也而以順逆爲差故比諸卒於大同之變則異比唐之亂卒則又異何也彼至於抗　朝廷拒　詔旨

而此則止於孱制官也故其罪薄也比之於浙於薊於粵於寧武則又異何也彼由於臧士伍刻軍餉此則爭細故譟而起也故其情惡也　天子固時有非常之恩耳而驕將悍卒則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故法宜明於下恩宜歸於　上夫法明於下恩歸於上而紀綱正矣故輕重操縱之用不可不度也彼伯國之師猶曰少長有禮欒糾荀賓之流訓以知禮訓以時使今縱不得若人而用之獨柰何陽噏陰煽躬為戎首寔生厲階於玆役也彼以一裨將激以片語猶使與軍特起今誠得良將循而拊之以恩信部署其

衆而士心有不豫附姦萌有不逆折者乎故將率偏裨之任不可不擇也雖然此不獨將卒罪也今天下輕介冑極矣帥不齒於官紳卒不充其枵腹邊疆死綏箕裘世業其中能帥精卒窮鬱相依能不室怒市色思一日酬志隴首者幾何且 國家歲儲數百萬豈盡以享士也財殫於上力殫於下然而中飽矣嗟乎法之行也何獨在軍士哉

問蓋官制莫備於周官其大者曰公曰孤曰卿 國有六職皆有主者而公孤所職何事歟冢宰之職曰統百官均四海則盡乎事矣而公曰論

道孤曰弘化豈於百官四海之外而別有所謂道與化歟秦漢以來舉三公六卿之職屬之一相六職未嘗不修而論道弘化之旨蔑如也其得失可指而言歟我　太祖高皇帝罷中書省而重部卿之秩　成祖文皇帝設閣臣以參帷幄之謀　神謨遠慮高出千古大旨與周官同歟否歟宋人之言曰有權臣有重臣又曰有羣臣有腹心之臣夫權臣與重臣易知也羣臣與腹心之臣易知也獨取重臣與腹心之臣較之亦有別歟且臣何以重何以親豈上下之交根

本固自有在歟諸士其切磋究之

人主不能自爲治則屬之臣羣臣不能以相治則屬之大臣而大臣亦人臣也均之爲人臣而不爲之制則虞其太輕不得不假之以權假之以權而不爲之制則虞其太重不得不分之以職分之以職而不爲之制則虞其太隔不得不通之以情蘇轍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操權以爲國則重臣操權以自爲則權臣蘇洵曰有羣臣有腹心之臣羣臣所分理者在政事而腹心之臣所與聞者在政機孟子曰王無親臣矣親臣者腹心之臣也重臣者假之以操柄親

臣者委之以腹心假之以操柄權久而疑疑久而亂委之以腹心情久而爭爭久而親假之以操柄操柄將在臣委之以腹心腹心故在君故人主與其使臣重寧使臣親人臣與其爲國重臣寧爲國親臣也蓋自古建官之詳莫著於周官立三公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立三孤曰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而冢宰之職曰統百官均四海愚以爲公孤非異官也論道率屬非異事也曰貳公明相同也三公不必備則三孤必設也四海不均平則陰陽不調矣陰陽調則四海固巳平矣其所爲異者公孤所重

在主德常在事之外于上最親六卿所重在朝政常在事之内于職最專主德修則朝政自舉此公孤之任所以獨重也故坐而論道謂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行者不必論論者不必行率屬者未始不通於上而論道者不必行於下吾以知大體不可下侵大權不可專假也傅說之命曰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梅非羹麴糵非酒非羹非酒而可以為羹為酒可以為而不必自為也則商之相周之三公是已故明主委人以腹心易而假人以操柄難今夫慶賞刑威人主與天下共者也而曰惟辟

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股肱耳目君所獨有也而曰臣作股肱耳目汝翼汝爲汝聽汝明以天下公共之刑賞而臣無敢作也以君獨有之股肱耳目而惟臣作之以是知委人以腹心易假人以操柄難也自秦以後始舉三公六卿之職屬之一相故綜理朝政嘗多而輔養君德嘗少既已爲麯糵又復爲酒既已爲鹽梅又復爲羹既已坐論又復作而行之盡總國權則勢或上逼專理外事則情或中格使賢人居之則爲重臣不肖人居之則爲權臣故威福有時作而股肱耳目不盡假也大臣既外重而内不親

人主乃始以意向爲親幸而所親者亦以承意觀色爲務主好議則嚴助主父偃之流爲親臣主好法則張湯杜周之流爲親臣主好貨則桑弘羊宇文融之流爲親臣主好藝則王伾王叔文之流爲親臣甚而疎大臣親小臣疎廷臣親中臣恩以狎生信由恩固蓋未嘗無親臣而其所親非也夫有重之而未必親有親之而不足以爲重則親與重兩分而以爲治難重臣貶重以求親則大臣降而行媚臣之事親臣挾親以爲重則媚臣亢而奪大臣之權如此則親與重兩失而以召亂易大約三代以上三公六卿之職分

而親臣重臣則常合故主德脩朝政自舉也三代以下三公六卿之職合而親臣重臣則常分故有朝政清而主德闕主德闕而朝政亦卒不脩也蓋自漢唐以至於今其得三代命官遺意者莫如我　朝我朝重臣分而親臣專　高皇帝罷中書省爲六卿故重臣之勢分也　文皇帝設閣臣參機務故親臣之職專也古之相臣躬自行之今之輔臣代人主言之古之相臣如元首之於股肱今之輔臣如心之於意古之相臣所重在朝政便於督下今之輔臣所重在君德易於格上故閣臣預機務論道弘化之旨也六

部分中書分職率屬之遺也論者不必行行者不必論可以爲酒醴爲和羹而不必自爲也故無重臣而有重臣之利有重臣而無權臣之害雖然重臣分矣而情不相通吾懼分者之漸輕也親臣專矣而形不相接吾懼專者之漸疎也蓋臣無常重亦無常親君重之則爲重臣君親之則爲親臣今日堂陛之交愚生何從而知之然朝著之間猶跂而待　臨御也旃厦之上猶虛而待獻納也公車之牘猶積而待　報決也廷臣疎而近臣不得獨親近臣不得親而廷臣益疎意者其有眞誠密契出於耳目形跡之外者乎

則非愚所知也自非然者請盡其愚慮蓋君臣不相接其弊有六凡人情日接則親日隔則疎始因隔以爲疎繼因疎而益隔上惟恐片言之誤見短長於下下惟恐一事之忤取譴責於上門既隔於九閽堂遂遠於萬里聞事未必得實實事未必得聞故君臣不相接則壅塞之機也章疏之稽留語言之傳奉在人主行之則爲權宜在左右假之遂爲弊竇以緩爲急急可以爲威以急爲緩緩可以爲德緣隙而入其入也必甘而上無從檢察也依形而出其出也必峻而下無從覆覈也故君臣不相接則假借之端也神明

之主剛而多斷一不慎則或乘上之斷以爲權共儉之佐順而守法一不慎則或乘下之共以爲利恭君臣而居其會環上下以成其私是於鼎鉉之間復有釜鬻之隔官與民隔則吏重矣君與臣隔則左右重矣故君臣不相接則旁落之漸也人主賞罰當使人明見之意旨不可使人微測之不得之於公見必求之於微旨上以慎密爲營壘下以窺瞰爲機緘巧者可以逢迎佞者因而熒惑如寒暑之較然則推測何用如陰晴之未定則占候滋多豈非明則難欺闇則易僞故君臣不相接則窺伺之隙也凡人情從好不

從令奉意不奉法彼見上下情意不通精神不貫必且以玩愒爲當然以規避爲得策士風安於惰窳治道壞於因循緩之則糜闒急之則欺謾令屢申而益褻僞成習而益工故君臣不相接則糜弛之階也天下之事近者常信遠者常疑下不悉上之動定則傳聞異詞上未定下之品流則是非互執懿美之德意未宣切摩之苦詞漸格訛久傳而成實議相持而滋煩　朝廷之上既漸分爲兩途宮府之間益復難爲一體故君臣不相接則議論之叢也君臣一不相接則六弊滋六弊滋而萬機挫人主欲綜萬機而袪六

弊則莫若聯天下之情通天下之志而欲聯天下之情通天下之志必先自親臣始故明王之遇親臣也三旌非尊三錫非寵而其大者乃在言必聽計必從無但與之以操柄而務委之以腹心可以我之心諭於親臣可以使親臣之心諭於我可以因親臣以諭於天下可以使親臣盡以天下心諭於我夫然後可謂有親臣矣親臣之報明主也數焉不稱愼溫樹不稱密而其大者乃在保王躬箴王闕無但綜理其政務而務輔養以道德故君爲我心而心不在我我爲君股肱而身不在我集衆思而斷之而事不在我持

衆美以效之而名不在我夫然後可以稱爲親臣矣臣言而君聽則壅塞之機通君令而臣共則假借之端塞獨明之而獨斷之則旁落之漸消明聞之而明見之則窺伺之隙杜君執要而臣執詳則縻弛之階絕上道揆而下法守則議論之叢息由前言之則有六弊六者之來君臣隔也由後言之則有六善六者之來君臣親也故爲人主計則莫若有親臣卽爲人臣計與其爲重臣亦寧爲親臣蓋重臣進言於人主常難親臣進言於人主常易張良之尊寵何如丞相何何所不敢言而良言之何重臣良親臣也李泌之

勳名何如汾陽王子儀子儀所不敢言而泌言之子儀重臣泌親臣也重臣操國之重過激則跡似於要君親臣爲君所親泰切而益見其憂國人主深居九重外廷隔絕上之所爲寄腹心下之所爲屬耳目微二三親臣復誰望乎杜黃裳曰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魏徵曰君臣同心是爲一體若但存形跡則興衰未可知也敢以是爲今日一德交儆之助

問自古論治者皆以博詢衆謀咨諏善道爲務而漢人之言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則詢謀可廢歟而又有謂議其盡天下之心

者夫使天下各盡心以議是亦多言矣則何以責力行之效歟自古議論之多者莫如宋有請廣開言路者有欲盡罷利病者有請分別君子小人者又有不欲分別白黑者此四人者皆世所稱賢而其言若枘鑿不相入也則將安所取衷歟今之持議大畧兩端省議論廣忠益此二言者皆當矣顧議論欲省何以使衆思之必集忠益欲廣何以使衆言之不淆執事者願聞酌中持衡之論諸士具以質對

謀欲廣斷欲獨謀不可爲斷而斷者不可不詢謀議

欲衆令欲一議論不可撓政令而政令不可不詢議論議論而可以撓政令則以譽爲賞以毁爲罰下務交而不求合於公法則黨同伐異之論多而成功少矣政令而不詢議論則用未必賢賢未必用上行意而不求合於公論則集思廣益之效少而議論轉多矣故欲興事功當省議論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言省而力行可幾也欲省議論當廣忠益王仲淹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天下之心盡而議論可省也蓋自古議論多成功少者莫如宋宋之士大夫隨時論事而爭者三其論人而爭者遂與宋終始

所謂三者曰議禮曰議法曰議和戰而所謂與宋始終者則邪正之辨也就邪正言之亦復有四有因議論而明有因議論而生有因議論而爭有因議論而成何以明其然耶夏竦之罷也韓琦范仲淹之相也前此邪正未明也自歐陽修蔡襄之論而賢始進不肖始退天下始曉然於邪正之辨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明賈易之攻蘇軾劉陶之攻程頤頤與軾吾知其爲正人也然而彼以此爲邪此亦以彼爲邪是原未嘗有邪正之辨而辨者强生邪正也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生司馬光王安石此兩人者行相若也名

相慕也一以爲豐熙一以爲元祐未嘗不謂安石爲邪人而力引奸邪之黨以與善類爭則議論爲之也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爭元祐之黨未必皆君子而入持君子之論豐熙之黨未必皆小人而人持小人之論前此邪與正未成也一涉其津涯而遂不能自還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成蓋天下不可無邪正之辨而不可分邪正之黨爭愈疾辨愈强則君子之氣稍薄而小人之術愈工何以明其然耶天下有盛世之君子有叔世之君子落落穆穆如玉在璞盛世之君子也皎皎錚錚如刄發硎叔世之君子也故君子

有品流而小人有差等有慶曆之君子有元祐之君子有熙豐之小人有宣和之小人君子之氣漸少含蓄而漸薄小人之術愈無忌憚而愈工則亦議論爲之也故邪正之辨因之以明者議論也邪正之黨因之以生以爭以成者亦議論也使君子有所依小人有所畏者議論也使君子之氣稍薄小人之術愈工者亦議論也故李沆罷言利病善論利病者也竅言罷而事理乃見也吾以爲流之心卽司馬光請開言路之心也韓琦不欲分白黑善分别白黑者也辨言息而邪正乃明也吾以爲琦之心卽趙抃分别君子

小人之心也大抵宋之大弊以同異爲好惡而即以好惡爲邪正以聞見爲議論而即以議論爲政事不賢者以辨口濟其私心而又加之以巧心賢者以正論濟其公心而未忘其爲成心夫以小人之巧心何君子之成心則君子不能無過而小人不患無辭是以士論愈爭而愈不定人主萬聽而萬不當也嗟乎何獨宋哉今天下議論何其紛紛也朝端未嘗有新舊法士大夫未嘗有甲乙黨而大臣小臣意見分而爲兩言事任事議論分而爲兩迄數年未嘗息者何也葢天下之事皆起於議之不平而成於心之有已

今有法於此未見其便不便也此指爲利則彼指爲害見其害者矯之而不能無過正見其過正者正之而又忘其矯枉枉者矯枉者矯矯枉者爭而未有已也今有人于此未見其賢不賢也此以爲賢彼以爲不賢此申其說而以爲大賢彼激其忿而以爲大不肖稱賢者稱不肖者稱大賢大不肖者爭而未有已也此其心皆始於有已既已見已則復有人既已見人則復有同異同復生異異復生同展轉糾纏無有窮已譬之秋蓬從根生株從株生葉及玄霜既落而根株枝葉一無所有執事試觀數年以來士大夫所

為紛紛者爭　國家何法何事哉宋人有議論而無成功今人有議論而無議論且天下有大患三而世之所爭不與焉夫事有當然有所以然今一事也無論當否而先指所以為者云何一言也無論當否而先指所以言者云何中則為察魚不中則為竊鈇使天下之人相伺相疑用其心於杳茫所以然之地愚以為此世道之憂也漢有南部北部而後中人乘之宋有洛黨蜀黨而後小人乘之君子與君子爭兩敗之道也士大夫與士大夫爭兩輕之術也故奸人者常欲合天下之爭天下之爭奸人之利也今中外幸

而無若人有之士大夫不得安枕臥矣愚以爲此朝紳之憂也夫人臣之遍于人主惟有章疏而人主虛心委政於士大夫者正以相信相重之一念耳今相攻相毀而未嘗爭國事也一再至而疑三至而厭矣人主所最忌者非專則擅而下適以相詆人主操是心不復信大臣大臣避是名也不敢復任事矣人主所最忌者非沽則矯而下適以相詆人主操是心不復信羣臣羣臣避是名也不敢復言事矣使天下之人避嫌如賊避怨如毒汎汎如水中之木而莫敢自堅愚以爲此國家之憂也然則議論亦可以省乎曰

議論可省也而爲省議論之說者非所以省議論也衆實有心不可攖也衆實有口不可壅也爲之說曰淸言路衆遂指淸言路爲議端爲之說曰戒越俎衆遂指戒越俎爲議端且天下議論何常之有有異之而適以同同之而適以異者有愛之而適以害害之而適以成者有議雖工而無當亦有用雖無當而不可不存者事有難而非正亦有明知非正而不得不容者解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爭不可以息爭議論不可以勝議論勝之不如息之之易也息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救浮之弊當以質救躁之弊當以重

救爭之弊當以平救議論之弊當以政事如以爲議論而已則今之議論固已多矣如以爲政事則今之議論吾猶以爲少故錢穀登耗何以釐之甲兵强弱何以振之役煩賦重何以寬之抗弊巧法何以正之事不及我何以待之事已及我何以處之上下以此相維僚友以此相質建議者以此考實聽言者以此責成使衆人謀之而我因以斷之使衆人議之而我因以令之事不斷則患謀多事至而斷謀之多不多皆吾用也令不一則患議多令布而一議之多不多皆吾用也其言非其人是吾用其人言之當不當置

之可也其人非其言是吾用其言心之有所爲與無所爲置之可也成敗質之事理邪正歸之人品是非付之公論紀綱握之　朝廷羣策輻輳而我爲之轂衆議低昂而我爲之權考言於建言之時則事爲之的論功於成功之後則言爲之符無所謂同亦無所謂異無所謂合亦無所謂不合非惟無合不合亦且無人非惟無人亦且無我不惟不禁其言亦且責之以言不惟責之以言亦且責之以實責之以實則賢而議者效賢而議者效則不賢而議者詘矣責之以實則人精求於職之內精求於職之內則無暇及職

之外矣故下焉者與其以議論爲職業不如以職業成其爲議也上焉者與其以政事待議論不如酌衆論以成其爲政也我爲君子又使天下爲君子則吾寧使君子之氣厚無使其氣薄也無爲小人又使天下無爲小人則吾寧使小人之術淺無寧使其術工也要之任天下事者以實心主天下事者以虛心持天下之議者以平心旣以平君子去其成心亦以平小人去其巧心則天下復何事之有雖然所謂平者賢不肖各得其平之謂也深山大澤咫尺千里而總謂之曰地平也水激波摧高下相臨差以尋常而總

謂之曰水平也君子用小人舍賢者進不肖者退而總謂之曰政平也故所謂平者君子小人賢不肖各得其平之謂也若夫賢否並用邪正互攻務以調停其間而謂之平則建中靖國之所謂平而非吾所謂平也

問自虜款塞邊人二十年不被兵頃歲渝盟西陲傾動款之利害居然可睹已當議款時言可不可者半及今日言戰亦可不可半其說安是也虜求款久矣　肅皇帝勿許以習虜謀也莊皇帝許之以修邊備也習之而虜患反以劇

修之而邊備反以弛何故也卽以唐事論之突厥入雁門是時中國新定廷臣爭請和何以反用戰也及入隴渭有隙可乘覆之反手耳諸將爭請戰何以反用和也卒之戰而收和之效和而收戰之效抑何術也今之決策亦難矣虜情向背胡以測也兵勢强弱胡以料也士氣恇怯胡以振也邊奏虛實胡以程也朝議易紛胡以叢也　廟謨易搖胡以定也諸士其悉思方畧以對夫策士者觀諸士意識耳當與否亦各其志也惟勦襲舊說無取焉

北虜欵貢　莊皇帝實決策受之而議則自　肅皇
帝十九年始先是虜欵塞督臣史道翁萬達上其事
議未定而邊人再殺其使爲首功虜恚而寇澤潞寇
宣大已遂深入薄都城復上書求通貢有　詔勿許
明年大將軍鸞用事主貢市議虜以屢勝輕邊臣小
不如意則閧而起鸞誅復嚴通虜之禁邊臣不敢復
議而時時私與之市陰以漢物中之大約幸旦夕無
事以隣鎭爲壑而已至隆慶中虜以孽孫故執我叛
人以欵邊弭二十年不被兵而頃歲乃渝盟以爲難
於西陲此市事之大畧也葢嘗總而論之嘉靖中諸

臣拙於戰而巧於款隆慶以來巧於受款而拙於用款夫既閉關以擯虜又不稍爲之備又斬其使以挑之彼忿我怠乘釁蹈瑕大入大利小入小利二十年間求一戰勝之功不可得豈不謂拙然而和戎之議邊臣不能得之廷臣廷臣不能得之於　上數議而見格稍示之利而輙止虜之求款也如孺子之視鶵鳥蹲蹲然若將可獲也而卒不可獲夫人情當其所不能獲則其求滋益堅而一旦得之則久持而不忍釋然則前之失策乃後之便計也故曰拙於戰巧於款也虜既稽首稱藩臣我撫而受之其事順其體尊

而歲所省輸將之費以數萬數歲生息塞下生靈以百萬豈不謂巧然其初議固曰可以圖戰可以圖守今圖之二十年而戰守一無可恃今日增市明日增賞已如例矣而又求之例外予之則又以爲例如奉驕子有所索不得則啼畏其啼輙予予益數啼益不止然則前日之便計異日之隱憂也故曰巧於受款拙於用款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智者用之以靡虜而愚者用之以媚虜智者用之以修備而愚者用之以弛備智者用之貽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貽數百年之害何者智者能用款而愚者爲款用

也請先言虜情虜未得款則求款我既得款則厚求
於我我不得則微以不款要我既得利於款而欲兼得
利於掠則借搶番以假道既假之道則乘不備而侵
我已侵矣則陽爲罰服以謝我我兵力弱則逞志於
我我兵稍集則又爲謾詞以緩我既得志於掠而不
能忘情於款乃始遷延而去將以復厚求於我虜之
罪已極而謀已狡矣一時廷臣爭扼腕談虜事大約
不出戰守和三端而未有所決夫見虜罪之當誅而
不悟我之未有以破虜則舛也見今日未有以制虜
而又不爲異日制虜之地則虜終無時制也緩之則

一鎮急急之則七鎮皆急以一鎮之急易七鎮之急智者不爲也處之則變速而小不處則變遲而大以今日之變小易異日之變大智者又不爲也夫戰兩相害也而時有利款兩相利也而大有害守無大利亦無大害而要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勝矣故守常道也而戰與款皆可用之以爲權葢聖人必有所詘有所伸有所取有所予而後能用天下之權我將急之而固緩之緩縻之而急備之我誠號令明士卒奮干櫓修守備設虜宜不敢桀即桀亦有以制之而後市可罷也絕必忿忿必寇我入而收

保內憑城外固壘彼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邀其疲極而後戰可勝也虜嗜漢財物而攻戰兩無所利既不能坐而得又不能起而索其勢必復出於款能絕之能予之絕之武予之惠夫然後款可久也養馬者始未嘗不蹄嚙蹄嚙而有所苦則終身創矣賈之欲贏未始不欲急售也然我需之急則其售彌緩物固有急之而緩緩之而急者不可不察也故善馭夷者以守爲經以戰與款爲權以款爲守以守爲戰以戰復爲款以款復爲戰守挾轂而獨運游環以無窮意有所出而謀有所寄何以明之唐高祖時虜入鴈門廷

臣爭言和封德彝曰虜輕中國不宜示以弱請與之戰既勝而後和帝從其策而頡利遁已而復和親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戰者所以爲款也太宗時頡利來輸平諸將爭請戰帝曰戰勝則彼懼難以得志姑與之和以驕之彼驕而後乘之不數年大破突厥突厥以亡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款者所以爲戰也故善戰者不輕戰善款者不輕款其戰其款皆有所用之以爲權若夫戰而戰款而款則已下矣至於戰而不能戰款而不得不款則又下矣夫貢市也　肅皇帝勿許慴虜之雄斷也然虜患所由充斥者失在邊臣不

善用戰也　莊皇帝許之制虜之大機也然武備所
由廢弛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款也今言款者覩其利
於前而昧其害於後言勿款者又不務覈用款之失
而反指爲受款之非言罷款者鑒和議之害於宋而
忘和親之利於漢唐言款者又徒見漢唐許和之事
而不務求漢唐所以用和之策總之班固所謂偏見
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夫款者邊事之
大利大害也卽虜今日渝盟而前日之利自在也卽
虜今日悔罪而異日之害自在也故虜之款不款無
論也制虜之機請得借箸而籌之夫以利害參虜情

則向背可知也以分合揆兵勢則強弱可料也以死生取士力則恇怯可振也以虛實程邊奏則功罪可明也以聞見覈朝議則紛呶可省也以賞罰定 廟謨則權衡可持也夫虜之嗜利蓋其天性虜利在款而反敗款者邊臣示之隙而誨之盜也款愈於掠何苦而不款款不如掠何愛而款我能制虜之死命虜何恃而反我不能制虜之死命虜何畏而不反故以利害叅虜情而向背可知也虜稱臣以款中國而稱王以長諸部落東結屬夷西掠番番與夷折而入虜而我不能禁也我自諸鎮言之則各鎮已分自一鎮

言之則各部將又分薊鎮撫夷而禍移於遼宣大通貢而禍移於陝虜合欵與掠而兩救其利我分欵與掠而兩受其害故以分合揆兵勢而强弱可料也虜自欵貢以來利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如饑者之趨食也其在邊地利亦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則挺而走耳則譟而挾其上耳無恩則難以用法無法則難以用兵故平居則宜予之以生臨事則宜予之以死進而死敵不必且有餘榮退而死法必且有餘辱卽介胄之士不旋踵知死所矣故以死生取士力而惟怯可振也　朝廷所憑督撫之

奏報督撫所據將吏之移文夫豈其建牙專閫而明爲謾然而候尉欺偏裨偏裨欺大帥則有不及察與不欲察者亦常情也邀而致之而或以爲輸誠尾而送之而或以爲血戰　朝廷既不得不信士論又不能不疑則胡不執言以爲契考事以爲徵輸情效實雖大可原張虛駕僞雖小必罪則窾言不生而功實立見矣故以虛實程邊奏而功罪可明也兵交於野議戰於朝言則盈廷謀同築舍邊臣之言確矣而未必公廷臣之心公矣而未必確邊臣全得其形而未必肯盡其情廷臣微聞其情而或不免併失其形處

事甚難論事甚易百聞難執一見易憑戰守機宜當以邊臣爲主功罪情狀乃以廷議相參故以聞見覈朝議而紛呶可省也兵難隃度事難中制故當兩陣而决機者實也踰千里而請戰者聲也今之邊畧動藉指麾事成旣可以歸功事敗則因而避罪邊疆之事惟戰守和三策　朝廷之事惟賞罰兩端賞誠信罰誠必駕馭誠得宜卽三策者虛已而聽操劵而責耳故以賞罰定　廟謨而權衡可持也此六者制勝之機也而事不獨在虜也蓋彼巳參焉故勝有機而敗有階握其機杜其階然後可以不敗夫不修備而

恃款敗道也不訓武而輕戰敗道也忽言款忽言戰
款與戰兩不覩其利而兩受其害敗道也邊臣意不
在戰而朝議趣之戰外畏敵甚於畏法內畏議論甚
於畏敵者敗道也戍守擇便利任用狥請謁外橫而
借援於內內輸而取償於外者敗道也邊臣不以邊
事利鈍爲身利害則其爲國必輕淺謀事深寄禍敗
道也邊臣以款事成敗爲身利害則其爲國必重陽
安邊陰媚虜敗道也邊圉之民出而逼虜小之爲尉
史大之爲中行說情外輸而計內洩敗道也旃裘之
俗入而習中國小之爲匈奴突厥大之爲契丹女眞

意無極而敢深入敗道也此九者致敗之階也而不獨在外也葢亦彼已參焉故擧內外審彼已察六機祛九敗然後三策者可得而用也雖然用策易耳而用人難今天下武備疎文罔密遷調煩責成寡議事者多任事者少當事者輕覈事者重無事則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有事則以輕銳爲勇詳審爲怯譬之病者病小則聽庸醫病劇則聽躁醫醫效而可以爲功不則奪糈而已若醫效而可以爲德不則旁立而睨之耳此於醫無所不利而獨主人受其病卽所稱三策者能自用乎而六機九敗誰使審之而誰使戒

之夫誠得天下才臣而用之才臣又盡以其才爲邊用則夫三策者兼而用之可也

問古稱諫有五直爲下而復咨咨於萬乘之爭臣不亦諷與直兼重歟夫弼君之違非直何以乃有謂欲道行於君者其詞婉欲名高於世者其詞訐又有謂諷施於明而不害於直直施於闇而無事於諷果篤論歟後世進言於君有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未問不言言則必當其可者有對客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封事數十上皆削其草而外人不知者有遇事不便

屏人進言備極痛切至其主不忍聽聞而終善遇之者有時進逆耳氣色和順使人主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者有諫幸東都但請徐加修葺而車駕遽止有申救遷謫但言其親老而人主以爲愛我者此數者皆人所難言所難入而諸君子獨得之彼所爲回天悟主者操何策歟孔子論事君而歸之勿欺後儒亦謂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諍則絞切由此言之顧誠與不誠何如耳直與諷勿論矣願折衷著於篇

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下相疑而上下相疑始於不信

之形曰積夫所謂不信之形者何也上有所欲詎而
下以法繩之而下不能無私愛則不信上有所欲急
而下以法緩之而下不能無私憎則不信論人不能
無過辭其言當則疑在被言者之人而人輕其言不
當則疑在言事者之言而言輕論事不能無過計言
不中則曰事固未有是而以相恐耳言而中則曰彼
固利有是而以自實耳意有出於相軋既疑其傾排
而厭之事有出於同然又疑其比周而抑之小臣原
不足疑加衆焉則疑其黨大臣原不必疑託權焉則
疑其專不言既疑其易與有言又疑其難近未事而

言既疑其窺伺巳事而言又疑其阻撓人主操成心以待曰是將然矣巳而其下果然而不信之端啟矣人臣操苦言以進曰是且必然人主曰必不然巳而事或不然而不信之心固矣言以直而讁勢不能不調護以存國體而調護轉疑事以抗而僨勢不得不委曲以合事機而委曲轉疑一疑其過所見無非過者一疑其欺所見無非欺者而不信之形成矣下程不可信之形以事上而上疑上懷不必信之心以待下而下亦疑於是上以形自閉而益爲不可測下以形自疑而益爲不敢知嗟乎君臣上下交相疑惑欲

一言之入可得耶夫眞見安危治亂之機而不言則非人臣也乘上下相疑之會明知其言不入而不務爲可入猥稱於人曰我則言矣於事無所濟而自成其言自解其不言者亦非人臣也然則務爲可入且當柰何我思古人獲我心焉張良之致四皓而羽翼定也其事羣臣爭之不能得而張良獨得之所謂不先事而强聒不後事而失機則惟其時也魏明帝之營土木也羣臣爭之不能得而陳羣獨得之彼其對客不言人主之短封事盡削其草則惟其愼也魏太武之暴也羣臣多得罪而始終善遇高允彼其屛人

進諫申釋事理繼以流涕則惟其切也唐德宗之猜也羣臣多得罪而獨私喜得李泌彼其氣色和順無陵犯之氣使人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則惟其平也唐敬宗之愎也羣臣多得罪而獨兩從裴度言東都之幸但請徐加修葺而遽止劉禹錫之譴但陳其母年老而得寛則惟其婉也此數君子者其心則古之爭臣也其所藉手以自效則孔子與諷之旨也彼李德裕所謂欲道行於君者其詞婉欲名高於世者其詞訐真篤論也若蘇洵所謂諷諫施於明主而無害於直直諫施於闇主而無事於諷則其說非也明主

可爲忠言何事於諷闇主不難拒諫何有於直而吾以爲諷與直不必執也問其時何若耳夫事守成之主與開創不同事泰寧之主與中葉不同事剛明之主與寬柔不同開創之主在廷皆角材而臣之者也其臣又皆曾以功效自結於人主一日不見或卜其夜故其臣可乘機遘會屏人恣言若守成則堂陛已隔無機可投無人可屏卽欲和顏色以進曾不得一奉清燕而獨託之尺寸之牘其難一人主求治則言重憂亂則言重當其治已成亂未形人主無求於天下天下反以言求進於人主人主漸已輕已厭而士

大夫又不能使其說必驗然後人主益自堅而有言不復入其難二寬柔之主有容無斷不切直不入不激發不勇而剛明之主太阿在握事欲造端於已而其意識機畧往往出羣臣之上轉抗轉激轉猜轉深婉言或入戇則否獨言或入衆則否密言或入顯則否偶言或入數則否緩言或入激則否而天下漸欲多事則於激不能得之時而有不容不激之勢其難三宋人有言今日事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更難於今日耶嗟嗟自古何嘗無難事事難乃始見臣節耳數君子者其時亦自謂難矣然而衆所不能得而獨

得之者賴其主不疑也非其主不疑而諸君子之無可疑也凡人主之致疑於臣必先自開其疑端而後疑生焉夫疑非一日之積也其欲見信亦非一日之積也吾謂當以孔子所稱勿欺者爲主而諸君子之意亦自有可尋者凡人主舉大事常欲斷自己出而未嘗不黙察人情然顯以人情制之則轉疑矣莫若守正而動之以微示以人心之所向與夫時勢之不能已當機而發機發而俟其自至吾以爲當如良人主最護惜其名最惡臣下自爲名謀事而洩之必不謂功進言而暴之必不謂忠莫若自匿名之端與諫

之跡人主徐而察之真知其不言温樹不齒路馬所言獨以告人主而不斷以名於世然後重其人信其言吾以爲當如羣以言動人其人已淺言又不切誰則聽之夫明未燭事機言未盡事理而以浮文從事緩則置之急則加甚焉莫若忠謀深計盡去其溢言而以愛君之心與愛君之言行之吾以爲當如允凡人主有所欲爲莫不有辭猶託之乎理也則人臣可以理奪爭之强辯之疾相激而怒怒則不論理矣夫我操盛氣論事而乃責人主降心以下我彼且激於氣而益忤其言則莫若平情定氣使人主之怒無自

而發然後我得從容與之論理理勝則從矣吾以爲
當如泌凡人臣有所論諫未形則易止既形則易入
當意氣方盛而諫者悉力以折其銳則愈急而行之
愈決當其急時莫若以辭緩之彼人主所欲爲者既
奪於衆論而所不欲奪於衆論之微旨亦得此緩辭
而漸平凡人臣與人主爭事得失易而爭人去就難
爭事無可疑也爭人則疑矣必曰罔上而附下必曰
口衆而我寡夫乃以衆而行强於君葢寬饒所由刎
頸而蘇子瞻所爲橋舌也莫若無隱其罪而徐動之
以情使人臣引咎於下而歸德於上吾以爲當如度

此數君子者皆諫法也而總之以孔子所稱勿欺者爲主夫事實有機人臣立朝不知機則敗然人臣立心一有機則敗凡人臣見疑於君皆自有機始爲智者百一愚即敗爲巧者百一拙即敗爲調停者百一執即敗爲結納者百一離即敗獨當如條侯之厚重魏公之朴忠自處於甚愚甚拙甚執甚孤之地而一意爲國家深計無事不可覆無言不可質積之久而後可自白於人主體具矣而濟以良之時羣之容允之切泌之平度之婉以此爲諫儻可十得一乎嗟嗟天下未嘗無難事也難乃見臣節耳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當益

容上急則下當益和上隔則下當益親上疑則下當益信遇事必諫諫必思所以入不入退而自反也蓄力而更端以進不敢意其必成以為功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為名至於勢窮理極心殫力瘁然後明進退以感動之至出晝懷郢而情不能自已焉夫是之謂純臣而范曄所謂正直出於忠誠者也然則直竟不如諷乎曰直何可少也病有標本勢有緩急飲食不能得求之藥餌藥餌不能得求之鍼砭假令卒有大謀議大事機必決上下相孚而後諫則幾無時哉有能引誼廷諍守死不移以自附於萬乘之爭臣即為

執鞭所欣慕焉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五十六